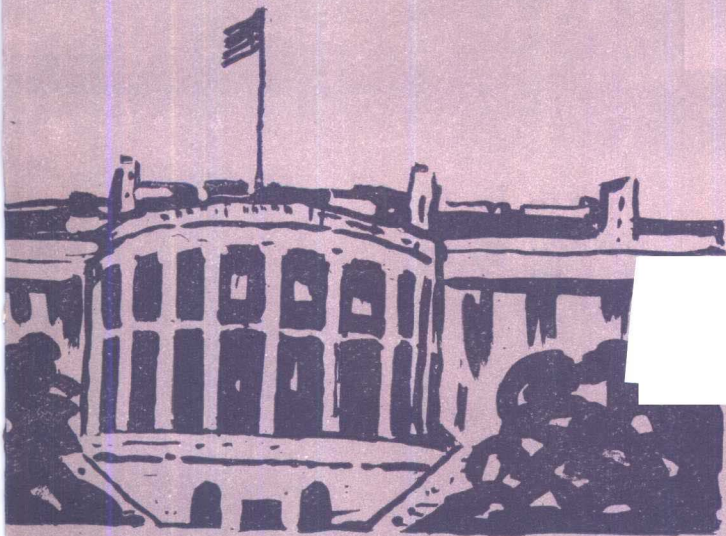


〔美〕伊尔文·斯通著

刘文哲 何道宽译



林肯夫妇



〔美〕伊尔文·斯通著

刘文哲 何道宽译

林肯夫妇

重 庆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 榕

封面设计：邵大维
插图：

林 肯 夫 妇

〔美〕伊尔文·斯通 著
刘文哲 何道宽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插页：2 字数：215千
1986年5月第一版 1986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700

书号：10114·249

定价：1.30元

译者前言

《林肯夫妇》是美国当代著名传记作家伊尔文·斯通(Irving Stone)的一部力作，原名《海枯石烂》(Love Is Eternal)。

伊尔文·斯通，一九〇三年生于美国的旧金山，一九二三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最初他在故乡教授经济学，后来移居纽约从事写作。他写过十七个剧本，只有一个得到上演，报酬仅三十四美元。他为黄色杂志写的一些凶杀小说反而得到较大的成功。

他的文学生涯是在他去巴黎后才真正开始的。一天他去参观荷兰画家万森·梵高的画展，深为画家的生活与作品所打动，于是便全力以赴，奋笔为梵高立传。一九三四年，他的梵高传以《生之执着》为名在美国问世，得到极大的成功，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伊尔文·斯通是一位写作态度严肃的作家。每写一本传记之前，他都要作扎扎实实的准备工作，广泛搜集素材与史实，系统研究有关方面的著作和资料。在《生之执着》出版后，

他又写出十四部传记小说，其中有三部是描写美国杰出妇女的。一部是《总统夫人》(The President's Lady)，写的是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夫人拉克尔；另一部是《百世流芳》(Immortal Wife)，写的是约翰·亚当斯总统的夫人艾比盖尔；第三部就是《海枯石烂》，即我们译出的《林肯夫妇》。由于斯通具有高度的文学造诣和严谨的写作作风，他的传记小说大多数成为广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他在传记文学创作上的贡献，使传记小说这一过去不大为美国人注意的文学形式确立了在文艺百花园中的地位。目前，在美国设有“斯通传记文学奖”。

《林肯夫妇》出版于一九五四年。书中以林肯的夫人玛丽·托德为主线，叙述了林肯夫妇的爱情生活、婚姻生活和政治生涯。作者对本书情节的安排，既有事实作为依据而又有其深刻的用心。因为，虽说林肯在美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功名垂宇宙，光辉昭日月”的，但玛丽·托德却成为任人奚落嘲讽、恶意中伤的众矢之的。言论最温和的批评者说她孤傲自大、心胸狭隘、脾气暴躁、喜怒无常，说她的神经不正常；而在凶恶的政敌口中，她则被说成是一个自私自利、贪得无厌，既不知道爱人又不为人所爱的老妖婆，是林肯一生中难以承受的负担。有人甚至说她是个贼，无所不要，无所不拿。百余年来，谣诼纷纭，污水四溅，流毒甚广。

玛丽·托德的神经如何？她的人品如何？林肯夫妇的婚姻生活如何？伊尔文·斯通在本书中都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用

大量的事实，娓娓动人的笔触告诉读者，玛丽·托德不仅是一个对爱情执着的妻子，仁爱慈祥的母亲，而且还是一位思想机敏、多谋善断的女政治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她始终和丈夫站在一起，忍辱负重，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把解放黑人奴隶的事业进行到底。

关于林肯，马克思曾作过如下的评价：

“要想从林肯的所作所为中找出美学上的不雅、逻辑上的缺陷、形式上的滑稽和政治上的矛盾……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尽管如此，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①

在读完《林肯夫妇》这部传记小说之后我们也可以说，在林肯所建树的历史丰碑上，也有玛丽·托德添加的砖石。

亚伯拉罕·林肯和玛丽·托德都是美国历史上的传奇式人物，他们的结合、他们一生奋斗的经历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因此，他们生活中的顺境与逆境，成功与失败，欢乐与忧愁，甜蜜与辛酸所构成的故事，比小说虚构的情节更真切动人。

在《林肯夫妇》完稿付印之后，作者虽然收住了笔，但并

^① 《北美事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586页。

没有停止对玛丽·托德命运的关心。这从该书一九七五年再版时作者增添的一段后记中可见一斑。后记全文如下：

玛丽·托德·林肯：

是盖棺定论吗？

玛丽·托德·林肯大概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痛遭辱骂的妇女。如果说正当的理由屈指可数，而莫须有的罪名却多如牛毛。内战时期，她作为白宫的第一夫人，南方人骂她是叛徒，北方人指责她是间谍。在亚伯拉罕·林肯总统遇害之后，由于环境的变迁她正处于心力交瘁之际，她的大儿子罗伯特·林肯（她的其他三个儿子都在幼年夭折了）硬把她送交芝加哥的一个法庭，经过一场事先安排好的审理，法庭宣判她神经真正失常，送往疯人病院治疗。四个月後，医院的主治医生宣布她已恢复理智，神志正常，准许出院。但是那次可怕审判的影响并不就此烟消云散，也许永远也不可能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记忆中清除干净了。

我把这部关于玛丽·托德的传记小说的结尾，写在林肯不幸遇害五个星期后的一天，她牵着小儿子泰德的手从白宫正门的台阶上缓缓走下，迁往芝加哥一家旅馆中的新家。在这本书出版后，我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玛丽·托德·林肯后来怎么样了？我不打算为这本传记再增加篇幅，但我心里明白，将来总有一天我将不得不

对她那苦难的后半生加以剖析。

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我接到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林肯学会的邀请，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二日我向该学会作了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年度学术报告。这一报告在一九七三年下半年由该会印成单行本发表。

伊尔文·斯通在该报告中披露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说明玛丽·托德·林肯是一位饱经生活折磨的悲剧人物。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把它译出，以飨读者。

近几年来，随着大量以林肯事迹为题材的作品介绍到我国来的同时，也传来了玛丽·托德的“恶名”。看来我们把伊尔文·斯通的《林肯夫妇》译出奉献给广大读者，其意义将远远超过了这本传记小说的本身，但愿能了作者的心愿，使它在中国读者中也起到为玛丽·托德正名的作用。

《林肯夫妇》系根据美国读者文摘出版社文学名著压缩本译出。在翻译过程中曾参照原著作了部分增删改动。各章的标题是译者加的，特作说明。

译 者

1985年2月1日

目 录

译者前言

第 一 章	友谊不等于爱情	(1)
第 二 章	孤寂的心	(15)
第 三 章	严峻的考验	(27)
第 四 章	辉格党受挫	(47)
第 五 章	爱情是永恒的	(66)
第 六 章	幸福的家庭	(83)
第 七 章	“我要到国会去”	(99)
第 八 章	无人问津的众议员夫人 ...	(113)
第 九 章	这里是我们的乡土	(123)
第 十 章	人事有沉浮	(131)
第 十 一 章	对奴隶制要寸土不让	(159)
第 十 二 章	原则高于友情	(174)
第 十 三 章	日益激化的奴隶制争端 ...	(185)
第 十 四 章	林肯——道格拉斯大 辩论	(201)

第十五章	“劈栅栏木条”的总统候选人	(209)
第十六章	当选总统	(221)
第十七章	内战爆发	(234)
第十八章	布尔河惨败	(247)
第十九章	艰难的岁月	(265)
第二十章	发表《解放宣言》	(286)
第二十一章	再次当选总统	(302)
第二十二章	巨星殒落	(318)
第二十三章	“他属于整个时代”	(333)

第一章

友谊不等于爱情

桔红色的晚霞把西边天际烧得通红，艾尔克洪小河分岔处岸边的田野抹上了一层淡紫色，因而人们称这里为蓝草甸子。

玛丽在窗前沉思。直到现在，要她叫继母贝特西·汉弗莱一声妈妈，仍然会感到别扭。她又想到自己的同胞姐妹，四姊妹的性格差别竟如此之大。大姐伊丽莎白和生母一样：热心肠、活泼开朗、稳定执著。母亲去世时大姐才十一岁半，她把三个妹妹聚集在自己身边，承担起母亲的义务。她的丈夫尼尼安·爱德华兹是伊利诺斯准州^①的首任州长的儿子。二姐弗朗西斯住在斯普林菲尔德^②大姐家，她性格含蓄、寡言少语。而自己呢，面孔宛如一只风向标：要掩藏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能的。小妹妹安和她同室而居，安喜欢歪曲别人说

①准州——尚未正式建州而有立法机构的州级行政单位。

②斯普林菲尔德——伊利诺斯州首府。

话的意思，刚好曲解到挑动别人互相对立的程度。

玛丽对她的三个同父异母妹妹玛格丽特、玛瑟、艾米莉和两个相貌英俊的同父异母弟弟塞缪尔和戴维比对同胞兄弟姊妹更喜欢些，但大姐伊丽莎白例外。玛丽渴望能和两个同胞兄弟亲近，可她的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因为列维好酒贪杯而不能自拔，年轻的乔治呢，只要一看见人，就阴沉着脸从走道里溜了。

继母今晚不会下楼。她生了第六个孩子后身体尚未复原。不过玛丽知道这可不是真正的原因。她之所以要呆在楼上，是想让玛丽在自己的生日聚会里享受女主人的全部乐趣。虽然玛丽与她暗地里关系紧张，可是玛丽对继母贝特西·汉弗莱·托德的敬佩却是根深蒂固的。她记得继母说过：“要培养出一位高雅的大家闺秀需要有几代人的努力。”玛丽不得不承认，她的这个家庭是由一位情趣高雅的女子造就出来的。贝特西把这幢宽敞的石砌房子——过去的一个小旅店改修成了一幢引人注目的公馆。房间的天花板高达十二英尺，每一扇门都雕饰着花纹，每个房间的壁炉架上也雕刻着图案。

父亲再娶时，玛丽刚满八岁，从那时到今天她满二十岁的这十二年间，每次过生日她都要问自己：要不是祖母叫我们和她对立，贝特西和我会不会彼此疼爱呢？多年来，贝特西都生活在孩子们不需要她的气氛之中。难道这不会使她盼望我们早些嫁出去吗？

一个骑手策马来到大门。不一会儿，玛丽听见了桑迪·

麦克唐纳的声音。

“晚上好，桑迪。嗨，你穿上这件深蓝色的上衣，真俊呀。”

“是为了你的生日聚会才特别缝制的，小姐。也是为了回密西西比州才做的，我要使家里的每个男人都大为忌妒。”

十点钟了，敞篷马车一辆接一辆地从正街开进了车道。女友们——中学同学和表姐妹们多半都是由特兰西凡尼亚大学的学生们陪同前来的。房子里充满了笑声，人们的兴致很高。处在亲朋好友中，玛丽感到兴高采烈，眼睛闪闪发光。她本能地知道如何接待朋友：热烈地握握手，面颊上轻轻地一吻，关心地问问近况，对朋友的新衣服说一句赞赏的话。

十点过一刻，玛丽把手巾一挥，乐师们演奏起来。她和桑迪走在前面，领着客人在家里巡视一周。他们穿过两间客厅，穿过父亲的藏书室和全家的起居室。接着，乐队奏起了圆舞曲。玛丽在人群中翩翩起舞，婀娜多姿，毫无倦容。她不停地旋转、旋转，从一间会客厅飘舞到另一间会客厅，从一个舞伴身边飘舞到另一个舞伴身边。

十二点整，托德家的男仆内尔逊把通向餐厅的几道门同时打开。

辘辘饥肠稍一镇住，话题就集中到第二天特兰西凡尼亚大学的毕业典礼来了。玛丽侧耳倾听，神情严肃。明天也是她的毕业典礼。可是她的这个毕业典礼却没有毕业生的队列，没有学识渊博的教授来讲演，也没有校长给她发毕业证

书。尽管如此，她明天也完成了学业，谁也不会说，她没有周围的这些年轻人用功呀！

谁也不能说……因为谁也不知道啊！她从蒙特尔太太的寄宿学校毕业已有两年了。在这两年中，她一直紧跟特兰西凡尼亚大学开设的课程，向大学生打听布置的作业，钻研教材，写文章，有问题就请教她中学时的老师约翰·沃德。只有沃德老师才知道她的计划。

她对大学生的教材和学习情况表现出兴趣时，学生们多半对此是感到高兴的。也有几个人问她为何要关心他们的学习，因为逻辑和历史之类的东西是很不值得一个脸蛋儿秀丽的姑娘花时间去学习的。当然罗，她只好撒谎搪塞过去了事。现在好了，不用撒谎了。

坐在旁边的桑迪问道：

“为什么不说话呀，玛丽？”

“我在想……”

他俯身靠近一些。

“和我一块儿出去吧，我想和你谈一谈。”

他们两人站在花园尽头的桥中央，肩头轻轻地靠在一起。桑迪谈起了他家在密西西比州的庄园。他的父亲在复活节去世了，由他这个独生子接管父亲的大种植园。

“我家四周环绕着高大的橡树，三面有雅致的多利安^①

^①多利安：古希腊人的一支，包括斯巴达人、柯林斯人、克里特岛人。

式廊柱，廊檐宽敞荫凉。房间的天花板有十八英尺高，法式窗户通向花园。需要重新装饰一番，因为墙纸老式了。我想，恐怕你想要拆下那些雕饰繁多的壁炉架吧。整饰房屋的钱很充裕，母亲会放手让你随意搞的。”

她感到头有点发晕……桑迪向她求婚了。她心里想，桑迪太了解她了，他让她把一幢富丽堂皇的庄园重新布置一番。桑迪看准了她的情趣。

“种庄稼的事由主人管。”他接着说，“除此之外，一切都围绕着女主人转。人人的幸福全靠她。这种生活是……责任重大的生活……但是你有才能担起这个生活担子的，玛丽。”

她把她的身子转过来，抓住她的肩头，动作之热烈是他们长期友情中不曾有过的。“玛丽，明天行过毕业典礼之后我们就结婚吧。”

她把脸贴在他的脸上。她发现自己在流泪，不觉吃了一惊。桑迪也感觉到了她在流泪。

“我希望你是因为高兴而流热泪，玛丽。”

“桑迪，亲爱的，我想是……感激吧：这是第一次有人向我求婚。”

“第一次！怎么回事儿？在整个蓝草甸子，你是最能使人感到兴奋的姑娘。”

的确，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她暗暗自问。是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对小伙子们发生过兴趣呢？还是小伙子们没有对她发生过兴趣呢？作为托德家的一个孩子，她在蓝草甸一向是受

人欢迎的。她参加所有的聚会、野餐和舞会已经整整五年了。她看着蒙特尔太太寄宿学校的老同学一个接一个地恋爱结婚了。而她从来就不是一位特别让人眼红的美人儿。为什么呢？是因为她一直无动于衷，并不准备恋爱结婚吗？

从童年起，玛丽·托德就知道她需要什么样的男子。人们习惯看重英俊的脸蛋儿，而她却认为这点无关紧要。她一向崇拜的是头脑第一流的男子，明了文明世界内在活动的男子。譬如她父亲的朋友，辉格党的领导人亨利·克莱，还有安德鲁·杰克逊，虽然她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她一直想的是需要一位斗士，一位雄心勃勃、甘愿在广阔而动荡的世界里服务的男子。她把注意力拉回到桑迪身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第一次有人向我求爱，桑迪。或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爱过什么人吧。”

“你一直是我的好朋友，玛丽。”

“我确实喜欢你胜过我认识的其他小伙子。但是，恐怕我没有对你说实话……”

“好了，玛丽，我知道你的美中不足：火爆脾气，聪明的然而有时又伤人的谈吐。但是你从来就为人诚实。”

“桑迪，特兰西凡尼亚大学不让女子进入它那神圣的墙垣之内去学习，这刺伤了我的自尊心，我为此而感到愤愤不平。所以我不得不自己学习它所开设的课程。你若是知道我这么频繁地见你的原因，你也许就不会对我有这么大的兴趣了。”

“嗨，玛丽，我一直都是知道的。我要是不知道，我怎

么会给你这么大的帮助呢？”

她呆呆地望着他，难以置信。桑迪轻柔地捧着她的脸。“当然罗，我不好责怪你不愿离开列克星顿。”他若有所思地说，“它是全国最漂亮的城镇。”

她真的很爱列克星顿，以至于舍不得离开吗？她暗自问道。列克星顿不仅是“西部的雅典”，不仅有一所漂亮的大学，有图书馆和剧院，而且因为亨利·克莱的宅邸在这儿，它还是政治风暴的中心，是肯塔基州的社交中心和风尚中心。纽约、波士顿和费城来访的人向这儿的居民打包票说：在情趣爱好、社交风度、生活舒适、举止优雅方面，列克星顿完全可以与国内第一流的城市并驾齐驱。真奇怪，人的出生地可以紧紧地揪住人的根子，可是它却没有让人开花结果的天地。

她抬头盯着桑迪。

“不，桑迪，我可以离开列克星顿……只要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足以把我吸引到另一个地方。”

“可我还不是这种力量吗？”

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用嘴唇吻着他的面颊。她的声音轻细，充满了迷惘。

“我们一向是好朋友。可是，哦，桑迪，难道爱情不该胜过这种友情吗？”

毕业典礼过后，玛丽给伙伴们道别，把他们送走了。六月末，干燥而炎热的天气降临到蓝草甸上。列克星顿的居民